正誼堂全書

仁13
748
144

門口仁13
號743
卷144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
載正字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購求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覿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遥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縣奉旨豫爲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爲依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採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瀉於太湖達三

江以入海相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疏達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弟曾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卽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霪雨浹旬諸水暴發勢必汗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湧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旣以憂國愛民爲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膏腴爲功豈淺鮮哉妄述鄙見如此未知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撐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

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撐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吳未及兩歲卽具疏引退未邀　俞允旣蒙

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孑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戛乎難哉乃過蒙奬譽殊覺愧歉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

聖主之知是以暫置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

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愚守拙既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眞如著倣絮行荆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敎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彌增憂懼報

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衛輝軍民實爲兩便第衛河水勢微弱漕艘艱於輸輓歷年運官屢被違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次且聲言叩

閻此誠運官之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曩者老先生
在都亦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衛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
年於茲矣第輝縣一勺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挖淺
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藥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
開通不過六七里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
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
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幷
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
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甯曾條陳此
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
已經丈量明白幷佑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
未經題達耳興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
軍幷藩臬諸公祖酌量區畫而後行之果得與此大利千
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
叩
閻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
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
值茲荒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

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槩望之哉語云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
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
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
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
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
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
救荒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但才
不逾人學未聞道妄執己見謬爲删訂不知有當於古聖
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俾不迷於所往庶
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宋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
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
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
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
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
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
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既不
能同寅協恭以慰

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尚
可眷戀依違虛受
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
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
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萬世蓋進既不能行
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
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
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
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閒而不可得顧
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

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
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
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
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
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
勢焰愈橫狂飈益厲卽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腳
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
人後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
歎今欣逢
皇上聖明儻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幸孚幸然而自古觸犯

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尚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柁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撐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況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荏苒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冗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

聖主溫旨諭留

君恩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既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并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刻如獲百朋老先生衛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紫陽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欣羨欣羨弟前札敦請駕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奈閒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諏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眞令人喜憾交幷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若曰善政可聞則弟愧滋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歟揚治

化否則修明道統閑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眾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疆繁劇清理實難上負

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刪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

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邀斧削否其五經詳說顒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埽墀鵠立尚候行旌臨楮曷勝翹溯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强固慰甚慰甚甚併聞學徒益眾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鞅掌案牘塞胷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所有志而未遂者今且日就荒落矣顧公務之餘稍理故業恒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確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詎意晉接多人好尚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閒或不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茫然莫辨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簧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昔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飫領誨益幷與諸君子晨

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尚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盧光

僕荏苒吳邈載無所豎立實深畜負之虞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爲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固宜一再相示籌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爲耳目者多聾瞶倚爲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僕之所擯斥又卽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僕嘗日夜圖度顧彼同舟共濟者曾未動彈而先已掣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雖曰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爲僕籌之相益當非淺鮮率復

與湯素一

曩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
前日事憶永光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
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
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爲今日之左
券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爲之時既有不得不
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
值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何僕所遇之
蹇以至於此也近廑閒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
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
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
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
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
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
而已至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
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既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
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
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企伏惟精進勿懈爲禱
儻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并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

道深切著明陽明乃祠極爲允當江右爲前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爲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卽以政事經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拙刻當次第檢發至於廷中推擧必爲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夙夜愼持斯爲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既不能令人之不怒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内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足爲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

仁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旣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詡爲道學也子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眞能見其爲道學而尊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强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

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汎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

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院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薩承流丹洲分校
長樂林樹槐少三分校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終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
載正字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遠蹟而搆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　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髫齔時往遊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闔邑紳士欲

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嚴厲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爲慫慂余欣然應命終以羈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尋於季冬丁外艱奉

旨歸葬次年春扶櫬旋里以大事未舉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爲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爲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即已浸淫盤結於胷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聲援資其標榜圭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槩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顏色即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眞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

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羹牆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論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興作之始末而并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奬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日禾場坪桐歷之地畫基設塾具廟學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昉諸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閒充拓基址殿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越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久復見摧圮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爲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廬肅然清密諸如修器用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漸次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八不辭跋

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匾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爲學者意良殷也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敘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眞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游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日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茲閩甫下車輒掇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兢兢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羹牆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胷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則俎豆

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祝之緜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夷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即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互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興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童曰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偕邑諸生鳩工庀材昔修完密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酬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

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卽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尚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卽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間出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縣縣延延不絕如綫之會爲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章雲漢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侵蝕晦寘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續之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

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也公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遡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宦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況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爲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一世孫諱文遷者元至正間從征滇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爲南京羽林衛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衛又改任蘇州衛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臥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熙三十六年卽其始遷祖遺宅改爲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謙益成父志爰請當事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敘建祠始末鋟諸豐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匱者仁人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尙存

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其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爲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開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蓁蕪已久欲殫精萃神窮挼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爲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爲步趨而卒能爲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尙易爲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吳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毋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强希賢希聖繩祖父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其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爲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憂夫繼此之難保以無虞也爰爲敘述先德而並書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悟雅粹慤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

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溺其中而不出乎自此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命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弘治十五年選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爲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閹瑾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晉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遡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闢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

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爲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稾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蓍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冉蟫庵傳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庵先賢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幷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汲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雖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

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
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
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
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
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小
戴記禮叢雜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
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開府
遲君一見卽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
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
士會此眞名士矣諭德耿公逸庵葺嵩陽書院延君主講

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眾皆悚聽
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册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
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
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磵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
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
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偏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
殿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
禮闈得十一人皆闈修之士秩
上北征凱旋
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
曰
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焚黃禮余官京
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
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
之外鄉道者日益眾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
陽明凝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
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
則加速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
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
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
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
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
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癒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
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

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邨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敦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疫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檮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訖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衡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衡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蟫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尙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偕配儒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晉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詁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洟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顧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爾湮沒末由示後人敢請爲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爲學知道者而朱韋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聞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爲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蘚文清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貫必奉大儒爲準繩非獨爲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旌表孝子諱寶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閒嘗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又十有四傳至邑廩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衛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即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躓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拂田租于石爲義莊義塾以贍族人越至數

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産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爲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爲務而二尊人亦得積其研田緡績之贏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歿公則哭踊毀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曰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手定之居恆或外出當經宿而返者必謁禰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禰一揖而後入室馭子女臧獲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雜遝雖甚歡未嘗有譁笑聲人接之溫溫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置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爲祠業又本支諸祠墓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嫡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薄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敎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爲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嫡族則極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覩而君於邑中義

舉如同善育嬰善澤諸會暨掩骼賑飢率首先捐貲爲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欿然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亟表之以爲世之敦本率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卽希閔次曰希閔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閔方司訓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閔誠本文清公讀書錄與其徒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戾乎孔孟以來遷傳之道風敎烝烝日進於古於以循流泝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爲邑庠生光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娩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問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摭其大槩而合爲之傳

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奮發有爲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闇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眉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梁濟謙德隣分校
閩縣陳 燮璞軒分校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載正字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

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櫬南還衰絰腫

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匠爲喬木世臣海内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儀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會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爰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瑯琊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瀫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

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
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
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
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
學士壬戌奉
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
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
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
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卽具疏

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
特旨卽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
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
文皇后梓宮及叩辭
召入禁廷慰問卽旋里守制己巳春
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
門埽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
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
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
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

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
試讀卷官丁亥春復
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
里癸巳春赴京祝
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
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
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
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
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
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

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
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
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
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
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
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
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
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
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
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

誣罔

呈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

拜聚眾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

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

仁皇帝知公持正嚴毅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謊作逃人

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
西安荆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
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趕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
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
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騷擾其他苦累又可類
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
累民之事督撫衙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緣旗提鎮縱兵害
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已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
行揭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
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

八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徵
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
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
主知位躋副相猶思者始而詆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
上又敕諭係全自是嚴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
河議紛紜賴
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
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
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
錢糧一案俱褫職罰任同事者以墨敗公嚼然不滓尋議

敕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
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
進呈
御覽奉
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
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
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徵
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
御纂奉省方盛典之
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
虛衷商酌編摩詳愼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
今
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
卷奏言
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
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
一旋奉
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稾本滿漢監修總裁
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卽蒙
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

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卯送
梓宮追感號慕五月朔即
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
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
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
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弆
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
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
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載
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稾二册文稾六十卷詩稾

三十卷進呈
明史稾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
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
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
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
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
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
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
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
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
氏翰林院編脩姚先公女興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興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興仁興讓俱幼未
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
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俱圖煒出
公既奉
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
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
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
左道何披猖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那說殄
滅正學光
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
紘拭目瞻神羊河提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
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
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
繡黼裳臺符袞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
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
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
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朔立鼇峯書院擇八郡之有
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
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子言且稱其祖父舊德碩望學有
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
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縕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予請業未
幾遽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寧者及予調撫江蘇復
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
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卜兆之必一夕不敢忘也於是
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
於歐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

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儻力　及爲當先唐吾祖將藉爲泉
壤光焉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
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
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
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卽其一
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怍庵公雅
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
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視屏公卽
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
顧謂視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

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即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
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尚寬厚不事煩苛尋調
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
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
督理鹽政無何晉岡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
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
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匊午公爲籌畫
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
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迨國已非戡影
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
誠嗣君曰我卽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
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畢矣嗚呼
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遮
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
殮終身若抱沈痾祝天減算以延禔屏公退齡禔屏公既
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
又如此公惟篤友于撫視猶子眞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
廉吏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
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
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卽子弟有不

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
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
既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
不專尚嚴要以敦倫明理爲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家
君曰此而祖以勖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逐慎喜怒毋
過炫聰明毋少劇思慮全眞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
氣定其識堅其力窺聖賢之閫奥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
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家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
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日數
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

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
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家
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家孫又知卓然向道
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
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
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肄力於學淑人輔紡
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傯淑人
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
澣濯賤役不以委任婢妾禔屏公髮年得疾淑人鬻簪珥
爲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

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
生蓋有樛木螽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鐙尺帛不
入私橐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冢婦其退讓出於
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女範者必舉以爲法
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
林院庶吉士傅淑人出次云　云公生於萬歷乙卯年二月
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
人生於萬歷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
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營公穴也尚其體
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
以爲教者也幷緣爲銘以授之銘曰

人之行已幼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緊維我公丁時
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既盡孝亦復盡忠荆棘銅駝
遺悲無窮允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綿爰告
我公公有哲嗣應有知矚然而喜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虞城縣人世爲中州名族以儒業
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騰龍明季高
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
讀書與仲弟珽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

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痏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議閒之意輒不怡君窺見旨趨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罷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于歸之後存邮倘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饋問周流無閒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屬助邮甚篤有中表某値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値之半以其券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闖寇中某年闖寇屠城有介胄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虞邑被虔劉而君家獨完介胄者跪自陳乃曩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日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勖以遠大及爲利津令歲大祲君遣人馳告曰每見有司匿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況一邑之民乎利津繪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壬貞貴

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

敕封太孺人子三士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宣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　監生孫女四曾孫二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爲制府所摭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顧以余爲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踵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槩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淳則延

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停史永不忘筮佳城謹閟藏昭隧道垂銘章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

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鄒生登恆見其氣和而行方卽以遠大期之既成進士官禁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爲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願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件繫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爲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

立誠而諛墓之文爲甚爲子者既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
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質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
狀而銘之君姓鄒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
弟諱泂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上第爲世聞人
及明季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
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撰君之嗣父也君
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
兄如事父以棣萼名軒自童齔至白首無閒言其持身也
坐立無跛倚燕處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窘急不苟取人
一文視非義若浼其處眾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鄰里
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慕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
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
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爲欣戚必勖之爲君子爲善
人編授羣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鏃礪配施太孺人
爲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召徵前癸未進士廣西
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孺人幼識大義與君白首相莊
雖甚貧無交謫聲君少席榮盛迫中年稍衰落矣而清操
愈堅恆怡怡有自得之色者由孺人有以成之也君既參
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恆次一元
次一桂登恆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

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
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孺人之生長君一
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月日合葬於
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
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節而後可與言義
必有萬物一體之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
夷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
身一家一邑之閒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
於仁義而可爲聖賢之徒者歟余既不獲讓乃爲之銘辭
曰

余昔撫吳期俗化醇有里必式有善必旌惟三讓里代產
哲人君性和介負義懷仁如石斯辨如玉斯溫醞釀淳蓄
垂裕後昆鬱鬱山岡蒼蒼松柏厥祖所營厥孫惟宅盛德
發祥何地非吉千秋萬世視此銘石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
旨解任即訊時制府怙勢作威日遣詞事者刺余左右籍
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
晨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始蘇閱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
於乙未冬被

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
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彊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
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
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
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
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
醼淮南因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卽君也君幼時授
書卽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屓契致而
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
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衆異常不自私已而慨然以濟
人利物爲務遇事輒鬚髯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
無所顧計賑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
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爲淮揚患泰
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鉅萬計力不支
將以悞公獲罪會
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衆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
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
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衆囁
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愷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
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

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

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即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晚年益篤好善敎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即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敎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乎寇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斂陳

蒲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遵厥美佳城鬱鬱崇山峩律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待讀澹成陸公墓表

澹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待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

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公喆嗣秉鑑賜

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肯堂字邃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窮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

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卽公之父

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衮字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卽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洸沛閎闊淩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潁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優獎甚至及

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歸館迎之宗族戚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朱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勳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鍒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儻以余言爲不欺其尚有考於此也夫爰摭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鼇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
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綵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猗歟休前途
遽爾阻驊騮曰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
尉護松楸遐者視此式其丘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士君子有微顯闡幽之義雖異代殊方有善必紀況梓里
世交知其齒德而忍令湮沒不傳乎祥符王命時先生少
從父力學工帖括父以遠大期之時際明末流氛灌沛奉
父母出危濤抵河朔鳴鏑載途播遷輾轉常躬自耐飢而
必陳甘旨愉色承歡使親忘其亂離之苦寇平父母思故
土先生亟奉言歸當是時廬汲田荒蕩然靡有乃草刱棲
止家室麤窶效古人牽車服賈之義以孝養父母或勸其
重理舊業取青紫先生答曰家貧親老竭力以供子職卽
此是學榮親則以俟後之人矣父年六十七病劇先生親
調藥餌百餘日衣不解帶母七旬得末疾臥牀不起性好
潔服用器具先生親爲浣濯飲食起居日夜扶掖嚴寒溽
暑無倦容及連遭大故哀毀踰常皆三年廬墓不御酒肉
逢忌辰往往不食者三日先生原配徐氏同心仰事曾顧
天代翁捐股雜芼羹以進城困之際姑以疾艱於食乃棄
其幼子專以乳姑翁瘧瀉濱危研麥糊以續其命時有一

兒扳袂以索竟不與先生之仲弟溺於水弟婦朱矢節遺
腹子無乳亦乳之如己出嗟嗟迹內人之懿範可以信丈
夫之刑于非先生純孝過人孰能倡隨一致如此哉世俗
但知先生以子之登第而顯親孫之接踵而華國稱封公
贈公而余獨揭先生之大節而特書之曰純孝夫孝仁之
本也孝而純合治亂常變而無閒者也其斯以爲天爵乎
後之子孫雖位望聲華不可限量其尚以先生之孝行內
外交勉奕世繩繩淑人心而厚風俗斯爲大矣先生生於
萬歷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康熙四十年正月
初九日酉時享年八十有九其先世居洪洞有宦金陵而
籍於歙者傳數世諱演偕同懷姪官豫藩長理來沛是爲
初遷之鼻祖先生爲樂善好施諱希烈之長孫爲篤行設
教諱世輔之長男生四子珽璽瑾玻孫九符震符霦符雯
符電符霖符霈符霑符霩符霳曾孫四蔚著莢蓋元孫一
孝輅余與先生之子珽同登乙丑進士珽之子孝廉中翰
符震相見閩南余敬附茲篇俾鐫諸石以彰純孝於勿諼
也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

遠藩世 壽高曾祖考妣 福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 祚曾省軒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
侯官何 壽康淑齋分校

蘇文 至續集卷之七終
序數七

儀封張伯行著

受業張朱霖編次
男師栻
載正字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嗚呼惟公為天篤生表溫良之粹質萃川嶽之精英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足位高望重而不自以為榮擅經邦贊化之能而不矜其績膺桃李公門之譽而不有其名極風雲際會之鴻庥存者神而豈曰小補闡身心性命之奧蘊紹絕業而展也大成學有統宗支派之羣分縷析道閑先

聖中流之一柱獨擎是殆希往哲駕前賢合立言立功而
歸諸立德又將啓後人垂奕葉開寰宇之聾聵而躋正學
於昌明嗚呼我公眞瀟湘雲夢之特鍾挺出豈惟余小子
之幸而實四海九州之所是式而是程某壯年趨拜私幸
受知得出源派輒自念掘地之難及泉尤竊恐成功虧於
一簣惟是高山之仰止景行恍若大海之汪洋澎湃謂當
天假期頤俾得躬親至教脫孟門太行而指其迷津誰謂
與化爲徒消息盈虛付之一慨嗚呼哀哉公位極人臣心
實恬退榮辱得喪無所繫於中道貌光輝直睟面而益背
然而遭逢之盛致澤之猷則固調劑太和而文章藻繢當

其官司徒侍講幄進秩冢宰入直綸扉
異數有加
隆恩疊沛公則酌禮樂之明備步丹墀以獨對秉人物之
權衡增聲價者十倍誠知吾道之足以有爲而何患乎斯
文之用晦某後進鄙儒愚鈍闊迂念有美之一人實夏璉
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
人梁木之感惟有太息而噫吁聊抒忱悃薄進生芻哀哉
尚饗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此名教之底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乎箕尾名已

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痛招魂之升屋
增淚眥之雙熒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壺奧體協圭璋
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司制誥西臺之堂
構方隆東觀之風徽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紬書憤異
端之惑眾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致左道之廓如
動
九重之深鑒竦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淳則矯誣不
興訛言屏息遵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
誰之力於是仰參袞職式啓青箱南司肅穆北斗光芒洞
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

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為日光玉潔
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為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
於揄揚伊丙魏之麟閣實郊祁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
門萃夫琳琅謂純嘏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
訊纏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簀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
垂琬琰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
追隨歲逾三紀謦欬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滄溟莫比
霜冷風淒倏違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
在几薦此哀誠雲旗鑒只嗚呼哀哉尚饗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官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槩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曩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家孫懿濱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壙志皆闕焉不詳外此亦更無可考見顧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羣集其中莫之或斁密渺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滄熙紹興間所賜誥敕二道褒

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緘玩璽篆封題宛然典冊乃信婺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人一壇一笏一草一樹凡有可傳皆有可守況以當時誥敕兩公之名爵著於斯卽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支裔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澌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梱棬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啻惟是嘗憶兩公昔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孳孳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

又密僅守此誥敕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勖也夫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喬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慕之忻歡而稱道之不啻若已出見人之不善則憎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涎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周先生爲國掄才一秉至公徹棘後多士景仰感佩作詩文以誦揚之盈笥滿篋炳炳烺烺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矣

旁觀者亦爲慷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致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值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閑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

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琢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
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賾然燈精舍攜笈煙邨
溯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晰
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會英才於鹿洞敎育弘開祛俗
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
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迨信從者
日益眾而牴牾者日以紛於是退迹武彝藏修九曲啓發
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眞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衛道
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
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
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眞人本至理
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
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
令諸生誦習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敎已
徧而彌長眞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
學仰切先型溯厥流風到處崇祠巍煥亶思善敎要歸明
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置主永奠明禋將見三
吳士子來肄業者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
標抑抑循牆之誠庶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閒晨昏致知力
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

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幸成規之尚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雲麓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鞠膢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予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張睢陽顏常山輩未嘗不廢書而嘆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迨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韙焉思一表彰之未逮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宜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衍閒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禍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十百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奪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靦顏偷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睢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筦倉儲閒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愜人心奮士氣予曩時之所未逮卽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具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尚當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愆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爲美而過度則苦多嚮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穫今也兼旬霪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徧野疊被大雨之滂沱新霽宜人旋見同雲之黮闇乃萋萋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溼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潦將濡首奚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怨咨某益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簠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祲示罰卽是關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暑雨爲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噓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麗象之光明埽陰氛之沈滯俾苗之稗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需潤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豈家之祥也敢俯伏以請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爲田而原隰高下之開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敷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矛遺黎民奚以堪此顧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插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懼某竊念今之爲吏者不無政弛事頹致

千陰陽之診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
齋祓省躬責己引慝懇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
佑佑陰陽綏福一方廟食百世尚其誕布甘澍易凶爲豐
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爲
朝廷宣德意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緊惟神
明是賴其顧諟
帝之休命覃敷雷雨毋緩須臾以保障此邦卽以永血食
於此邦歲時潔禮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斁而涼德之長
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爲祇受神賜何如矣激切
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
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禮讓厚風俗也
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率俾矧閩爲理學奧區
而汀州據上流接壤甌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爲近古
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
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鼇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
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尚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紘者子武
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
百年半耕半讀少陵競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

京請曰某在邑同族眾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爲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葛藟庇根之意乃昔賢所以風勵後人俾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礽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爲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既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爲孝弟而恥爲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爲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經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爲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胥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殆謂是也迨宋而後大儒輩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爲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下而爲師爲儒故其道以言而傳要之言傳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

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爲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旣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爲敬書其後也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梁濟謙德隣分校
閩縣陳　變璞軒分校